

□雨茂

在中国,酒桌社交引发的弊端不胜枚举,轻则恶语相向,重则拳脚相加。有的是酒后失德,有的则是借酒放纵。前段时间,“某企业女员工自爆遭男领导性侵犯”一事被传得沸沸扬扬。性侵事件因其隐秘敏感的特征,最易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关注,探究起来,源于不合时宜的酒桌文化,其中的催化剂就是酒,但酒并不是万恶之源,只不过壮了色胆,潜规则才是幕后推手。

认真思考酒桌文化背后的潜规则,起因于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在一所中专学校任教,学生来自全国各地。当时没有互联网,每到招生季,学校就把教职工撒出去招生,招生多的除了公开表彰,还有奖金。一位学生科科长到北方某市招生,宴请当地招办负责人,酒至半酣,双方都微醉了,招办负责人突然提出,在正常的名额之外,如果某科长多喝一杯,就增加一个招生名额。最后,血气方刚的某科长连饮13杯,这可是在已经差不多喝醉的前提下,而且是高度白酒。当晚,某科长烂醉如泥,被紧急送到医院输液。

此后若干年,这个“壮举”被反复演绎颂扬,故事的主人公也被塑造成了学校的功臣。我不得不提的是,因为健康原因,这位科长50多岁就病退了。到了最近10年,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渐次离开,年轻陌生的面孔充满校园,没有人再谈这件事了,因为年轻人不感兴趣。他们无法理解,为什么不按制度办事,要靠喝酒去解决问题?为什么不对充满江湖气的酒桌文化说不,偏要伤害自己的身体?

我工作的地区,酒桌文化颇盛,不是请吃,就是吃请,遇事不摆场子,会被人瞧不起的。托人办事,送还人情,需要置办宴席;逢年过节,生意开张,需要摆酒助兴;买房置业,考学升迁,需要借酒添彩……酒席的规矩十分繁复,仅排座次就让人头疼。家族宴会讲辈分,官场接待按职位,朋友聚会要序齿,同门宴请论先后。当职位与年龄、辈分甚至亲疏关系搅和在一起时,不仅考验做东人的智慧,也考验客人的心胸与见识。

按我们这里的习惯,八个凉菜(四荤四素)上齐之后,宴席就开始了。先是暖场酒,用量酒器倒满,约二两,由各人倒入小杯,每人先饮三杯,这叫三杯过后尽开宴(颜)。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,由主人开始依次敬酒,每人两杯,其他人依此办理。酒席以10人计,用三钱杯,每人转一圈,敬别人的酒要喝18杯,别人回敬的也是18杯,共36杯酒,保守估计也有一斤,酒量稍差的早就不行了。如果有人再领酒,基本上就没有漏网之鱼了。领酒的规矩是先喝一杯请示酒(请示地位最高或者年齿最长者),得到许可后

喝一量酒壶或者大半壶,然后拎着酒瓶挨个倒酒。倒酒之前,被敬人先要清杯,倒酒的量以不超过领酒人为度,被敬人必须一口喝干,不能“养鱼”。如果酒席上有三人领酒,每人至少又要喝半斤。一斤半高度白酒下肚,除了极少数“酒仙”,绝大多数人是架不住的。

为了劝酒,有人胡诌什么“酒是粮食精,越喝越年轻”“酒是美人霜,越喝脸越光”……为了应付劝酒,有人先吃饱喝足,有人先吃醒酒药,有人中途到厕所吐掉,有人用水杯、毛巾作弊,有人瞒天过海,偷梁换柱……几百数千元一瓶的酒就这样浪费了。有人说宴会上喝酒从来不在乎酒,在乎的只是喝酒的人。从地里的粮食到杯中的佳酿,要经历阳光雨露、寒来暑往,有的甚至历经数年时光,经过几十道繁复工艺,有的名酒的酿造工艺有一两千年历史,无数人为了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酒是天地精华,是文明的见证,豪饮也好,狂饮也罢,都不是爱酒,而是糟蹋酒。

年轻时,我曾经无数次被这种酒桌文化所伤,深知在看似文明谦恭、尊卑有序的酒桌文化背后,是利益的交换,权力的博弈,还有身份的认同与圈层的分野。喝什么由主局者决定,喝多喝少由身份地位最高的人掌控,喝到什么程度由利益链条驱动。无论是有所求的人、陪酒的人还是凑热闹的人,都成了喝酒的工具。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表白,看似情深义重、豪情满怀,不过是对酒桌文化的无奈屈从。如果是道义之交与君子之交,人们在乎的并不是酒,而是意气相投、知己倾心,“君子之交淡如水,小人之交甘若饴”。酒桌文化的内涵及推崇的价值观,非文化两个字可以界定,用潜规则概括也许更准确。

庆幸的是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厌恶甚至反对这种由潜规则控制的酒桌文化。他们认同AA制,反对劝酒与过度饮酒,提倡小聚小饮,一人可以呷,两人可以对酌,三人可以小饮。没有人做东,没有酒司令,没有端酒仪式,没有“打通关”“滴水观音”之类的酒场规则,没有“感情铁喝出血”一类的劝酒词,喝什么自己定,喝多喝少,大家并不在意。这样的酒桌没有江湖气,没有森严的等级,没有利益交换,更没有心理负担,营造的是一种杜绝伤害的健康社交文化,维护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。

繁琐的酒桌文化,不仅伤身体,也消耗大量时间与精力。至于金钱与食物的浪费,更是让有社会道义的人感到自责与悔恨。酒桌也是名利场,是功利性的,有投入就要有产出,赔本的买卖是没有人做的。觥筹交错之中,法律、规则、纪律被无视,道义遭践踏,诚信受嘲弄,潜规则畅行无阻,社交成本不断累积,最后害人害己害社会。

乐见年轻人远离酒桌文化,敢于对酒桌潜规则说不。



【节俭漫谈】

大雪到来雪茫茫

□戴永夏

大雪是二十四节气的第21个节气,也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,一般在12月7日前后。同小雪一样,大雪也是一个反映降水变化的节气。此时北方天寒地冻,江河冰封,大雪纷飞,故称“大雪”。南朝梁崔灵恩《三礼义宗》中说:“大雪为节者,行于小雪为大雪。时雪转甚,故以大雪名节。”元代吴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也说:“大雪,十一月节。大者,盛也。至此而雪盛矣。”这些记载都是说大雪节气到来后,下雪的次数增多,雪量增大,天气更加寒冷。

古代将大雪十五天分为三候:一候鹖鴠不鸣,二候虎始交,三候荔挺出。意思是说,此时因为天气寒冷,鹖鴠(即寒号鸟)停止了鸣叫;老虎开始发情交配;荔挺(兰草的一种)破土而出,开始萌芽。

尽管大雪时节天气寒冷,万木萧条,却深为人们所喜爱。这是因为大雪营造了一个冰雪世界,它给人们带来了丰收和欢乐。

大雪给人们带来丰收,主要体现在冰雪的实际功用上。因为积雪能保护土壤热量的散发,对小麦过冬生长十分有利;冰雪能将地里的害虫冻死,减少病虫害;冰雪融化后又可增加土壤中的水分,促进小麦的生长发育。所以民谚说:“今冬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“三层被”就是指厚厚的冰雪。正因冰雪有这么好处,所以过去每到大雪时节,北方农村的农民都忙着向麦田里搬运冰雪,以争取来年小麦丰收。

大雪给人们带来欢乐,主要体现在围绕冰雪展开的娱乐活动上,主要有赏雪和冰嬉。赏雪作为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,古已有之。宋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说:“豪贵之家,如天降瑞雪,则开筵饮宴,塑雪狮,装雪山,以会亲朋,浅斟低唱,倚玉偎香,或乘骑出湖边,看湖山雪景,瑶林琼树,翠峰似玉,画亦不如。”南宋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也说:“禁中赏雪,多御明远楼,后苑进大小雪狮儿,并以金铃彩缕为饰,且做雪花、雪灯、雪山之类,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,并以金盆盛进,以供赏玩。”这些文字都生动地描述了宋代的王室贵戚在大雪天里,或塑雪狮、堆雪山、做雪灯观赏,或伴着瑞雪饮酒作乐,浅唱低吟,或骑马来到湖边,欣赏美丽如画的湖山雪景,尽情享受大雪带来的欢乐。

在民间,赏雪的活动更为普遍。过去一到大雪纷飞、满地皆白的时候,孩子们便会兴高采烈地跑到街上堆雪人玩。他们用铁锹把积雪培成人的行状,用炭块或鸡蛋壳做眼睛,插根长长的胡萝卜做鼻子,有的还给雪人戴上草帽,插上破蒲扇,披上衣服,塑出各种形态的雪人。打雪仗也是孩子们常玩的游戏。他们将地上的白雪捧

起来团成团,相互扔向对方,一边扔一边嘻嘻哈哈地追逐奔跑,常常是身上沾满雪,头上冒大汗,心里乐无边。

赏雪需要在下雪的时候进行,而在不下雪的日子里,人们则利用河湖坚冰封冻的特点,进行滑冰、拖冰床等“冰嬉”活动。

滑冰也叫溜冰,通常有多种形式。一般是滑冰者脚穿带铁条或铁齿的冰鞋,在冰面上飞速滑行。清人潘荣陛在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记载说:“冰上滑擦者,所着之履皆有铁齿,流行冰上,如星驰电掣,争先夺标取胜,名曰溜冰。”《北京竹枝词》则这样描写人们滑冰时的快乐心情:“往来冰上走如风,鞋底钢条制造工。跌倒人前成一笑,头南脚北手西东。”

有一种叫“打冰挺”的滑冰更刺激:找一个结了冰的较陡的崖坡,滑者从坡顶飞速滑下,以不倒为胜。这种滑冰游戏在清代也很盛。清人陈康祺在《朗潜纪闻》中就写道:“冬月打冰挺,高三四丈,莹滑无比。使勇健者着带毛猪皮履,其滑更甚,从顶上一直挺立而下,以到地不仆者为胜。”

拖冰床也是大雪期间比较常见的冰上娱乐活动。冰床又称“凌床”“冰爬犁”等,其形制有大有小。河湖坚冰封冻后,人们可坐在冰床上,由一人在前面牵拉着,在冰面上飞速滑行。此俗宋代已有记载,明代更加普及。明人刘若愚在《酌中志·大内規制纪略》中说:“冬至冰冻,可拉拖床,以木作平板,上加交床或藁荐,一人在前引绳,可拉二三人,行冰上如飞,积雪残云,点缀如画。”至清代,此俗更盛,慈禧太后就十分喜爱这一娱乐活动。每到大雪前后,她就常和众多妃嫔及各府福晋、格格一起,分坐在冰床上,由太监在前面拖着冰床,飞一般前进。

大雪给人们带来丰收和欢乐,也给诗人们带来灵感和诗兴。他们触雪生情,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咏雪诗句。如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”(唐李白《北风行》);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(唐岑参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);“黄云半夜满千里,大雪平明深一尺”(宋曾巩《咏雪》)……都写出了大雪的壮阔之美。最堪称道的,是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: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;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欲与天公试比高……”短短几句诗,就把北国风光中大雪纷飞的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。无疑,这也是大雪诗词的经典之作。柳亚子先生称其为“千古绝唱”,实在恰如其分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

【社会观察】

乐见年轻人远离酒桌文化

